

同天清録

特別
15
1850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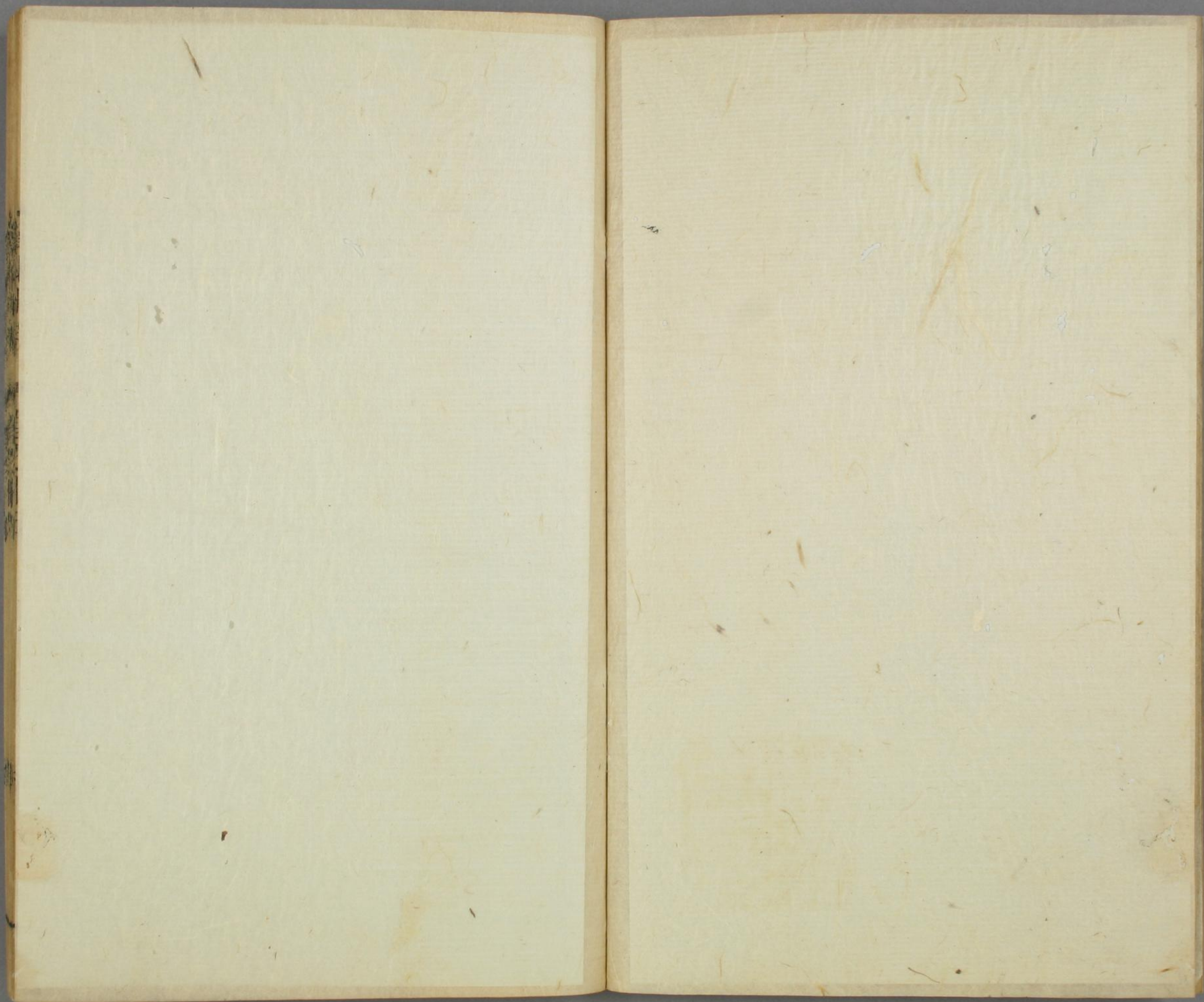


洞天清錄



上海圖書館
第 1102 號
共 10 冊

010186009032
49-2401



載說部

洞天清錄集

宋 趙希鵠 著

唐張彥遠閑居受用至首載齋閣應用而傍及醯醢脯羞之屬噫是乃大老姥總督米鹽細務者之爲誰謂君子受

用如斯而已乎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分之二其間閒暇僅纔一分耳况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之一二于百一二之中又多以聲色爲受用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嘗見前輩諸老先生多蓄法書名畫古琴舊研良有以也明窓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迹以觀鳥篆蝸書奇峰遠水摩娑鐘鼎親見商周端研涌岩泉焦桐鳴玉珮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是境也閩苑瑤池未必是過人鮮知之良可悲也余故會粹古琴研古鐘鼎而次凡十門辨訂是否以貽清修好古

金系玉玉 卷之一 五
塵外之客名曰洞天清錄若香茶紙墨之屬既譜載而已
謬誤者茲不復贅觀者宜自求之開封謝希鵠序

古琴辨

古琴以斷紋爲證琴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則斷愈多斷
有數等有蛇腹斷有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二寸節
節相似如蛇腹下紋有細斷如髮千百條亦停勻多在琴
之兩傍而近岳處則無之有面與底皆斷者又有梅花斷
其紋如梅花此非千餘年不能有也蓋漆器無斷紋而琴
獨有之蓋他器用布漆琴則不用他器安閒而琴日夜爲
弦所激至歲久相腐而相離破斷紋隱處雖磨礪至再重

加光漆其紋愈見然真斷紋如劍鋒若詐僞者則用信州
薄連紙先漆一層于上加灰紙斷則有紋或于冬日以猛火
烘琴極熱用雪罨激裂之或用小刀刻畫于上雖可眩目
然決無劍鋒亦易辨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樣若太古琴或
以一段木爲之並無肩腰惟加岳亦無焦尾安焦尾處則
橫嵌堅木以承弦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潤非若聳
而狹也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于岳之外刻作
雲頭捲而通身如壺瓶或以夫子樣周徧皆作竹節形名
竹節樣其異樣一一皆非古制又于第四弦下安徽以求
異曰此外國琴尤可笑也

金經玉珥 卷之十五
古琴有陰陽材者。蓋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不面日者爲陰也。如不信，但取新舊桐木置水上，陽面浮，陰必沉。雖反覆再三，不易也。更有一驗：古今琴士所未嘗言陽材琴，且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且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非他物比也。

古琴難得，過于精金美玉。得古材，命良工旋製之，斯可矣。自昔論擇材者曰：紙甌水槽，木魚鼓腔，敗棺古梁柱，椽桷。然梁柱恐爲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紙甌水槽，悉甚薄，而受濕氣太多。惟木魚鼓腔，是晨夕近鐘鼓，爲金聲所入，最爲良材。亦有敲損之患，別有擇材往鑒，今陳述之。

昔吳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谷宿山寺，夜聞瀑布聲，正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柱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卽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乞候一年，斲之既成，獻忠懿。曰：洗凡，一曰清絕，遂爲曠代之寶。後錢氏納土，太宗朝二琴俱歸內府。南渡初，流傳至雪川，葉夢得藏之。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抵桐木既堅，而久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暴之，金石水聲感入之所處，在空曠清幽蕭散之地，不聞風塵喧雜之聲，取以制琴，安得不與造化同妙。以此觀之，安琴

之室亦當如是不宜近塵穢婦女喧雜之地也
今人見琴池沼中有雷紋張越字便以爲至寶殊不知雷
張皆開元天寶時人去今幾何若得古材使良工留心斲之
雷張未必過也惟有求其是而已矣

工人供斲削之役若繩墨尺寸厚薄方圓必善琴高士主
之仍不得促辦槽腹琴面之類每一事畢方給一事必相
度審思之既斲削去則不復可增虔造一琴并漆必三月
或半年方辦合底面必用膠漆如皮紙厚合訖置琴于卓
上橫厚木于桌下夾桌以篋絞縛之依法匣訖候一月方
解底灰必雜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薄如連紙候乾極再

上一次面灰用極細骨灰如薄連紙上一次並一月方乾
面上糙漆僅取遮灰光漆糙底灰漆差厚無害又徽者繩
也準繩墨以足聲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若制作之法
諸琴書備載宜擇其善者參用之湖南有范氏曾守土號
范連州自能斲琴今有一琴在祁彥質叅政家其琴面方
用二寸小桐木片以膠漆湊成之名曰百衲彈之則與
尋常低下琴無異此何益哉木不成段則其聲必不應又
爲漆所碍其窒塞可知祁氏至今寶之尤可笑今人或以
琴材短不及式自岳之外別用桐木接之亦不可也古琴
漆色歷年既久漆光退盡惟黯黯如海舶所貨烏木此最

錢絳珩珩 卷之十五
奇古而或者以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損失古意且滯
琴聲此大戒也底面俱用桐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
爲之取其暮夜陰雨之際其聲不沉然必不能遠 蓋聲
不實也今人多擇面不擇底縱依法製之琴亦不清蓋面
以取聲底以匱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年舊
梓木鋸開以指甲指之堅不可入者方是

桐木不宜太鬆鬆則理疎琴聲多泛宜擇其堅者緊實而
文理條條如絲綿之密條達不邪曲者此十分之良材也
亦以指不入爲奇其指得入者粗疎柔脆多是花桐乃今
用作漆器胎素者非梧桐也今人多用之桐木年久木液

去盡紫色透裏全無白色更加細密萬全良材

古人有以桐梓久沒水中又取以懸梁上或吹暴以風日
百種用意終不如自然者蓋萬物在天地間必歷年多然
後受陰陽氣足而成材之後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陰陽
之氣去盡然後返本還元復與太虛全體其音妙處乃與
造化同功此豈人力所能致哉豈吹暴所能成哉有梧桐
生子如簸箕者有花桐春來開花如玉簪而微紅號折桐
花有櫻桐其實可以打油者有刺桐其木徧身皆生刺如
釘可作樑柱者四者之中當用梧桐詩曰椅桐梓漆爰伐
琴瑟書曰椅木梓實而桐皮卽今花桐也花桐之實正類

梓實卽今梧桐也二者雖皆可以爲琴而梧桐理疎而堅
花桐柔而不堅則梧桐之勝于花桐明矣今取舊材但知
輕者爲桐不知堅而輕者爲梧桐毋怪乎滿天下無良琴
也俾謗者曰新爲梧舊爲桐蓋指言梧桐也有楸梓鋸開
色微紫黑用以爲琴底者也有黃心梓其理正類楸木而
極細黃白不堪若作器難朽非琴材也漆木亦類梓蓋取
其漆液堅凝古人亦以爲琴底須不經取漆而老大者方
可製用琴腹至安鳳足處須小扼之過足則後寬之蓋聲
過扼則不直達過扼寬則復悠揚而去所以韻長乃唐雷
文秘法此論琴腹橫廣而底皆于扼處穿鑿也

琴足宜用棗心黃楊或烏木蓋取其堅實足之下須令平
如鐵切忌尖與凹足之柄與琴之鑿必大小相當無差毫
釐若柄小而以紙用之琴聲必泛岳軫焦尾亦宜此三等
切不可用金玉象犀爲飾多誨盜併爲琴害矣雷張製槽
腹有妙訣于琴底悉窪微弦如仰瓦蓋謂于龍池鳳沼之
弦微令有唇餘處悉窪之正如銅錢之背穿眼處有弦凸
起令聲有關閉旣取其面底如瓦相合而池沼之唇又關
閉不直達故聲有所匱而不散豈論琴腹堅深也余嘗見
畢文簡公張越琴于池沼間以指探之果如此古之愛琴
者效戒其子孫藏之塚間或有石匣者復出而爲世用

多是聲音閤閤然蓋以受土氣多濕氣勝耳法當以大甌蒸之以去濕氣一蒸不透再多蒸於風日處挂眼經月聲則復矣

婺女浦江一士大夫家發地得一琴長大有斷紋紹興間獻之御府爲巨璫所沮曰此墟墓中物豈宜進御遂給還其家至今寶之雖聲帶濁而以作廣陵等大曲彈愈久而聲方出琴面若用前蒸暴法當無比矣

南昌一士人家有古琴面上有三穿孔然皆不當弦不碍聲號曰玲瓏玉有達官以千緡市之

焚香惟取香清而烟少若濃撲鼻大敗佳興當用水沉之

萊忌用龍涎篤褥凡兒女態香

彈琴對花惟岩桂江梅茉莉荼蘼簷蔔等花香而色不濃者方妙若妖紅艷紫非所宜也

夜深人靜明月當軒香蕪水沉曲彈古調此與羲皇上人何異但須在一更後三更前蓋初更人未寂三更則人倦欲眠矣

彈琴舞鶴鶴未必能舞觀者聽者彈者心不專此與觀優何異非君子之事也

滿流瀑布凡水之有聲處皆不宜彈惟澄靜池沼近在軒窓或在竹林松下雅宜對之微風灑然游魚出聽其樂無

涯矣

春秋二候氣清而和人亦中夜多醒月色臨窓披衣跌坐橫琴膝下時一小操然須指訣熟方可爲此

琴徽古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徽者蓋蚌有光采得月光相射則愈煥發了然分明此正爲對月及膝上橫琴設若金玉則否矣今人少知此理然當用海中產珠蚌他蚌無甚光采

有道之人彈琴琴不清亦清俗人彈琴不濁亦濁而况婦人女子媚優下賤乎

琴按須作維揚樣案脚不碍人膝連面高二尺八寸可入

膝于按下而身向前

爲第一次用堅木厚板爲面再

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足令壯更平不假坭板則與石案無異永州石按面固佳然太厚必須厚一寸半許乃佳若用木面須二寸以上若得大栢大棗木不用膠合之用漆合之尤妙又見今人作琴桌僅容一琴須濶可容四琴長過三之一試以按較琴聲便可見琴按上切不可置香爐雜物于前吳自強云山集于按面上作小水槽不必爾也前輩或埋甕于地下鳴琴此說恐妄傳蓋彈琴之室宜實不宜虛最宜于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出若高堂大厦則聲散小閣密室則聲不

遠園圍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于高林大木或岩洞石室之下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何異

挂琴不宜着壁有土氣惟紙糊格及漆格當風處爲妙然須無人往來小兒婦女猫犬所不到處當挂時加袋以障塵若貯于匣中則去袋蓋袋能引濕氣微沾也霉月須早入匣以厚紙糊窓縫安樓上陰涼處琴匣之制須低矮窄小僅可容此琴不宜寬大于口仍釘鉸加鎖若令童僕抱持切勿橫抱恐致遇物觸損雲牙不若于袋上作帶板豎背後負之則不損然板須緊不可寬

露下彈琴而聲不泛蓋陽材也若鐘鳴鷄唱霜清月皎以陽琴鼓之聲更清徹陰材則不然

木彈琴先盥手手渾能膩弦損聲夏月尤甚早晚差涼宜弄琴正午炎熱非惟汗汙天氣太燥亦難爲弦若陰涼無害

鐵網珊瑚卷之十五終

鐵網珊瑚卷之十六

逢澤湯允謨手識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古硯辨

世人論研者曰多用歙石蓋不知有端硃不知歷代以來用端溪至南唐李主時端溪舊坑已竭故不得已而取其次歙乃端之次其失一也近時好事者作研譜惟分上中下三岩不知下岩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岩則皆有舊新坑于歙亦然其失二也世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岩舊坑惟有漆黑青花二種初未嘗紫無它未曾觀古研其失三也余慮世暨一士大夫家有一穿孔亦不當

弦今已轉他處

人貴耳鑒而無心賞故述古研辨惟說端歛而不他及蓋他石皆不及端歛或強爲之硯寧不羞見子墨客卿乎是說非老于用硯者其孰知之

端溪下岩舊坑卵石黑如漆潤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須千夫堰水汲盡深數丈篝火下垂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至慶曆間坑竭下岩舊坑又一種卵石去鑣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青瑩與硯質不同唐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

青花子石今訛爲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已訛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點之中或有白點如安排星斗異形水濕方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已難得慶曆間坑竭以上二品石久用鋒鋸愈出不退鈍不假磨礮下岩上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蓋元坑已盡而別開一坑下岩則否

端溪中岩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白條紋如線蓋豎而圓者爲眼橫而長者爲條紋此種亦是卵石外有黃鑣包絡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鋸不退不假磨礮今此

坑取之亦竭而中岩新坑色淡紫眼如雉眼大重暈而
緊小其瞳如人狀石老者扣之有聲嫩者無甚聲磨墨則
微有聲石有枯潤潤雖難得然久用則鋒鋸退乏必假磨
礮今此品難得遂爲希奇之寶石視之中見一二耳世人
見其希有未嘗見古研遂目此爲下岩舊坑不知此去下
岩已低三等矣

端溪下上岩新舊坑皆色灰紫而麓燥眼大如雄雞眼扣
之瑄然二三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紋如羅花紋拒
墨如鋸久用退筆之光硬大者盈一二尺甚大者三尺

金星新舊坑並粗燥淡青色雖金星滿面然礪墨退筆久
用退乏大者盈尺別有一種黑色金星資質亞端溪下岩
漆黑石乃是萬州懸金岩金星石色漆黑細潤如玉隱隱
金星水濕則見水乾則否發墨如汎油無聲久用不退乏
非歛也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岩

金星新舊坑並粗燥淡青色有星處不堪磨墨工人多
側取之置其屋于外謂之銀星墻壁拒墨如鋸久用退乏
如鏡面大者盈尺

除端歛二石外惟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
發墨不減端溪下岩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
所致得之爲無價之寶者舊相傳雖知有洮研然目所未

觀今有綠石 洮者多是潔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
潔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

荆襄鄂渚之間有團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岩黑卵石同
而堅縝過之正堪作研 其黑

中有白玉相間甚者濶寸許 謂之間玉瑪瑙其白處
又極堅恐梗墨若用純黑處爲研當在端溪坑岩之次龍
尾舊坑之上

硯匣不當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子
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而又誨盜當用佳漆爲之
硯雖低匣蓋必令高過寸許方雅觀然只用琴光素漆切

忌用細花犀皮之屬四角須用布令極牢不宜用紗匣取
其容研而周圍寬三紙作黃絹襯尤妙今人于匣底作小
穴小竅容指本以之出硯洗滌耳

舊坑差勝新坑今士大夫所藏硯多此
品它處石類端溪而非者有一種潔石出九溪黎溪表深
青裏深紫而帶紅有極潤細者然以之磨墨則水塞而不
鬆快愈用愈光而頑硬如鏡面間有金線黃脉直截如界
行相間者號紫袍金帶高宗朝戚里 曾以進御不稱
旨一種辰沅州墨石色深黑質粗燥或微有小眼黯然不
分明今人不知往往稱爲黑端相去天淵矣今端溪民負

金剛玉 卷之十一
取者多市沅研璞而歸刻作端溪樣以眩士大夫每獲重
價若辰沅人自鐫刻者則大雕篆或作荷花蓮水波犀牛
龜魚八角六花等樣藻飾異常雖極工巧而材不堪用此
亦辨辰沅硯之一法

歙溪龍尾舊坑色淡青黑湛如秋水並無紋以水濕之微
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泛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
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墨牛雲月異象水濕則見乾則否
此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硯就其
坯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此品今得之亦貴重
不減端溪下岩然龍尾舊坑細極猶微澁墨端溪下岩

則如鍍盤塌蠟矣以此為辨南唐時方開龍尾舊坑今
已無之新坑色亦青黑無紋而麓燥礪墨退筆久用則鈍
乏有極大盈三尺者

羅紋刷絲金銀間刷絲眉子四品出舊坑者

並青

黑色紋細而質潤如玉羅真如極細羅刷絲如髮密眉子
如甲痕或如蠶大金銀間絲亦細密久用不退鋒磨墨無
聲無濶大者然皆次于龍尾

南唐時開今已無之

如得之則貴重不減龍尾新坑所出並紋粗而質粗
燥且不堅不堪用大凡研匣宜令稍寬不必
留竅或有墨汁流下多汙几案又或匣底之下作豹脚取

其可入手指以移重研此尤非所宜蓋硯實則易發墨虛則否故古人作研多實其趺又加以禛禱正爲是也

硯屏辨

古無硯屏或銘研多鐫于研之底與側首自東坡山谷始作研屏旣勒銘于研又刻于屏以表而出之山谷有烏石碑銘屏今在婺州義烏一士大夫家用南康軍烏石蓋烏石堅耐久它石不可用也

洪景盧夷堅志云一士夫赴官就道其子婦方懷妊轎夫顛仆而小產乃翁呼轎夫欲治之夫曰逗曉不辨道路爲一石所得翁不信往視之匾濶微如玉良璞也携詣玉工

解作三片青質白章成山林雲日飛鳥像歷歷分明自取其二以一謝玉工工治作屏因貴璫以獻御府惜其無對召工人問之工具以士大夫姓名對捐以重賞宣取奏成三屏置之玉虛殿

永州初陽縣石雖成紋然景繁雜不清遠人多刻畫而成以手摸之有凸凹可驗間有自然者亦不甚佳

蜀中有石解開自然似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描畫所不及之松止高二寸正堪作研屏屏之式止須連腔脚高及一二寸許濶尺五六寸許方與蓋小硯相稱若高大非所宜其腔宜點漆并烏木不宜用鈿花犀皮之屬

取名畫極低小者嵌屏腔亦佳但難得耳古人俱多留意作阮面大如小盥者亦宜嵌背苟非名筆則不可或用古人墨蹟尤妙

筆格辨

筆格惟黑白琅玕三種玉可用須鐫刻象山峰聳秀而不俗方可或碾作蛟螭尤佳嘗見一士人家用玉作二小兒交臂作處面白頭黑而衣紅脚復白以之格筆奇絕或以小株珊瑚爲之以其有株可以爲格也
銅筆格須奇古者爲上然古人少曾用筆格今所見銅鑄盤螭形而中空者古人之鎮紙非筆格也

靈壁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于石下作小漆木座高峰寸許奇雅可愛

象牙烏木作小案面上穴內竅下如座子洗筆訖倒插案上水流向下不損

水滴辨

余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水一合號右軍硯水盂其底內有永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研池者也
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硯池以供一日用墨盡復磨故有水盂

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脆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

所以不清故銅器不可用金銀錫 尤濁今所見銅犀牛
天祿蟾蜍之屬口啣小盃者皆古人以之貯油點燈今人
誤以爲水滴耳止堪作几案玩具

白玉或瓘子玉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濁及塵汗立見而
換之此物正堪作水滴上加綠漆荷葉蓋蓋之側作小穴
以小杓嵌穴中永無塵入當中作滴子則塵必入如無玉
器用古小白磁盃貯水亦佳

古鐘鼎彝器辨

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
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見夏

琯戈于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
脫則陰成窾以其刻畫處成凹也相嵌今俗訛爲商嵌詩
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午前稍淡午後乘陰氣
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若有斧
鑿痕則僞也

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
蝕處則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爲古不知器大而
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
者銅性爲水土蒸陶易盡至有鋤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

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而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如褐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偽者以漆調硃爲之易辨也

上等古銅並無腥氣惟上古銅新出土者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識文夏用鳥跡篆商用虫魚篆周用虫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用小篆隸書三國用隸書晉宋以來皆用楷書唐兼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囊其字凸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凹起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

陽識易爲陽識決非三代物也

欵識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鐘鼎欵乃花故以陽識古器欵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欵有識商器無欵有識

古作事必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夫之事故古器欵必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筆畫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比蓋用銅之絕精者

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干昇州句容縣置官塲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甚輕薄漆黑欵

金瓶梅 卷之十六 九
細可愛要非古器藏久亦微有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天鳳環瓶此極品也

偽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卽今磨鏡藥是也先在新銅器上擦令白然後以醃醋調細礪砂將排筆蘸刷上候如蠟茶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卽成漆色浸稍緩卽變色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之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覆并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偽銅聲濁而闇不能逃識者之見

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在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古銅器多能辟異祟人家宜蓄之蓋山精水魅之能爲祟以歷年多耳三代鐘鼎彝器歷年又過之所以能辟祟范文正公家有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此時則博碁中明如月循環不斷又有士人家藏十二時辰鐘能應時自鳴非古器之靈異乎

古人惟鐘鼎彝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它器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古但辨其體質欸紋顏色臭味足矣兵書曰刁斗以行軍晝炊夕擊今世見古刁斗柄長尺四五寸其斗僅可容升合如此則恐非炊具以之擊則可此物乃漢王莽時鑄成斗厭勝家所用耳或斗上

刻貳師將軍字及其他官號尤表其偽大抵刁斗如世所用有柄銚子宜可炊一人食銚卽古之才訛刁字爲銚字爾字書以銚爲田器不待言而知也鑊斗亦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予曾見之辨其質與色真三代物蓋刁鑊皆有柄故有謂之斗銚無足而鑊有足耳又字書以爲溫器蓋七以鼎烹夫鼎卒難至熱故溫以烹冷物一二人食則用鑊余所見者亦然

余猶及見漢館陶侯鼎可容三升則三代可知矣然近世所存古鼎或有容一升半升者考其款識則真古物也亦謂之鼎鼎乃大烹之器豈爾耶此蓋古之祭器名曰從彝

曰從則其品不一蓋以貯已熟之物以祭宗廟象鼎之形而實非鼎也猶今之食器亦有象牲釜者凡曰鬲曰甗曰甗曰尊其形有甚小者皆然故小尊或識曰實尊彝

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用香爐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爲之爵爐則古之爵狻猊爐則古之踞足豆香毬則古之鬻其等不一或有新鑄而象古爲之者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宫所用香爐之制始于此亦有僞者當以物色辨之

餘姚一達官家有古銅盆大如火爐而周圍有十二環婺州馬舖嶺人家掘得古銅盆兩環在腹之下足之上此二

器文字所不載或以環低者爲古歌器

禹之聲尙文王之聲以追蠡趙岐注以追爲鐘鈕于義未
安追者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
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欵紋追起處漫滅也趙氏釋蠡
爲絕亦非蓋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用久而剝蝕者爲蠡
道州民于秦陵塚得古鏡背上作菱花四朵極精巧其鏡
面背用水銀卽磨鏡藥也鏡色稍昏而不黑並無青綠色
及剝蝕處此乃西漢時物入土千年其實並未變信知古
銅器有青綠剝蝕者非三代時物無此也

或傳峽縣僧舍治地得磚上有永和字又得銅器如今香
爐而有蓋蓋上仰三足如小竹筒而透上筒端各有一飛
鶴爐下亦三足別有銅盤承之

怪石辨

怪石小而起峯多有岩岫聳秀欹嶮之狀可登几案觀玩
亦奇物也其等類有靈壁石英石道石融石川石桂川石
邵石太湖石與其他雜出亦多等今列于後

靈壁石出絳州靈壁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山中掘地乃見
色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然不起峰亦無岩岫佳者如茵
苔或如臥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利刀剖之畧
不動此必能收香齋閣中有之則香雲終日盤旋不散不

取其有峰也偽者多以太湖石爲之蓋太湖石亦微有聲亦有白脉然利刀剖之則有屑

英州出石如銅鑿聲亦如銅倒懸生岩下以鋸取之故底有鋸痕大者或七八尺起峰至二三十亦几案竒玩固甚可玩愛枯燥者不足貴也

道州石亦起峰可愛但石麓又枯燥之甚且體脆不任春撞

融州有老君洞所出石亦起峰粗燥體脆又甚于道州

川石竒聳高大可愛然人力雕刻後置急水中春撞之其色枯燥

桂州石靖江府所出雖出自然而色不佳質粗或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他無所用也

邛石寶慶府所出色黑多以作博碁子或刻作筆架並無自然峰巒

太湖石出平江太湖上人取其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刻置急水中春撞之久如天成或用烟薰或染之色亦能黑微有聲宜作假山

紹興一士夫家有異石起峰之趾有一穴中有水應潮自生以之供硯滴嘉定間越師以重價得去

東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座中藏香爐引竅正對

岩岫間每焚香則烟雲滿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
重嘗與告身同置一篋

鐵網珊瑚卷之十六終

鐵網珊瑚卷之十七

明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古翰墨真蹟辨

北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桓
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豎簾紋必豎若二王
真蹟多是會稽豎紋竹紙蓋東晉南渡後難得北紙右軍
父子多在會稽故也其紙止高一尺許而長尺有半蓋晉
人所用大率如此驗之蘭亭押縫可見

王氏所藏右軍建安帖真蹟今在長洲士大夫家其帖本
云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樞至胡世將會以此帖勒于

豫章其建安靈樞字提起另作一行蓋古人簡帖寫至他
人事或尊長者舊處皆如今提空此常禮也余屢見硬黃
紙做書亦然今長沙所見建安二字乃與羲之報字相連
而不提空者此榻乃淳化閣帖贗作無疑蓋太宗朝刻淳
化閣帖乃侍書待詔王著摹勒著小人不學故于古人提
空處皆聯屬之此猶可也至于蟲蝕鼠侵與字之漫滅者
皆不空缺而率強聯之故多不成句嚮書者多以故紙浸
汁染舊跡又以墨雜硃作爲印章令紙闇殊不知塵水浸
紙表裏俱透若自然舊者其表色故其裏必新微揭視之
則見矣古人印章必用上等硃譬如古畫着色愈久愈新

初未嘗昏暗也

硬黃紙唐人用作畫紙染以黃蘗取其辟蠹以其紙加漿
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以作字今世所有二王真跡或用
硬黃紙皆唐人做書非真蹟

魯公之後寓居永嘉後有郡守聞其家有魯公真蹟一
篋織以獄事而擇其尤者摹郡齋篋書歸于泉南晚年致仕
卜居武夷之下以聲妓相隨一夕暴雨洪水發漂所居無
跡其人暴尸溪上篋不知所往

宋朝中名賢書惟蔡莆陽蘇許公易簡蘇東坡黃山谷蘇
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練塘傅朋王逸老皆比肩

古人莆陽典重有法度許公無愧法度東坡草聖得意咄咄逼顏魯公山谷乃懸腕書深得蘭亭丰韻然行不及真草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有家法草聖可亞張良史淮海專學鍾王小楷姿媚遒勁可愛龍眠于規矩中時見飄逸有晉人風度南宮本學顏自成一家於側掠掣趯循古法度無一筆妄作練塘深入大令之室時作鍾體逸老殆欲欺凌懷素或謂過之

古今石刻辨

北紙橫簾其質鬆而厚不堪滲墨以墨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也凡北碑皆然且不用油蠟可見

北墨多川松烟故色青黑更經炆潤則愈青矣南墨用油

烟故色純黑且有油蠟可辨碑久欲辨墨色皆倣此

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玉瓢御寶淳祐壬寅于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人藏一帖乃唐人硬黃倣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云王右軍書後有宣和玉瓢樣御寶

今售墨蹟者或云古人真蹟皆筆勢相聯屬後世贗作者必逐字爲之殊不知此論行草者也若楷書此說難用矣古人真蹟字畫雖不聯而意實相聯屬觀其意可也若泥其說誤矣

金華玉瑀 卷之十七 三
古人晨起必磨墨汁滿硯池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真草隸篆皆用濃墨至行草之運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惟吳傳朋深得古人筆法其他不然也

以紙加碑上貼窗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却字畫填以濃墨謂之響榻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易見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方八百餘年而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跡甫三百餘年亦希如星鳳何也嘗攷其故蓋物之奇異者常聚于富貴之家或一經大盜水火則羣舉而失之非若他物散落諸處猶有存

者桓溫之敗取法書名畫一夕盡焚所喪幾何良可悲也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蹟令王著詮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卷於秘閣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是也當時用李廷珪墨拈打揩之不汚手乃親王宰執使相除拜賜一本人間罕得當時價已八百貫文至慶曆禁中火災其板無存矣今世所見閣帖多乏精神焉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秘閣反不如絳帖精神乎則此可以觀矣

絳州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別帖然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鐫石雖并欄階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舜

臣死二子析而爲二長欠官錢没入上十卷于絳州絳守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一部于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人于百年之間重摹至再慶元間余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移得舜臣原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之非得二千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金人所摹者天淵矣淳化閣帖于潭州刻二本謂之潭帖余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雁行至慶曆八年其石已殘缺永州僧希白重摹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金人至長沙守城者以爲砲石無一存者紹興初第三次重摹

失真遠矣

劉次莊摹閣帖于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今不曾重摹獨二卷略殘缺然拓本既多頗失鋒芒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間有誤處

上蔡臨絳帖上十卷雖比絳帖少下十卷而迥出臨江之上余嘗見于長沙西府劉儼家

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工人卽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覺不足觀其釋文尤舛謬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

所見絳帖多武岡紙初本且驗其殘缺處可見

武陵帖亦二十卷雖取諸帖重摹而參以人間未見者其間惟右軍小字黃庭經最妙他帖所無也彭州帖亦刻歷代法帖十卷多武岡初本不甚精采紙類北紙人多以爲北帖

元祐中奉聖旨以淳化閣帖之外續所得真蹟刻續法帖原本在禁中後置太清樓今會稽重摹本亦不減古絳帖也

淳化秘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蹟皆藏御府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之真蹟重刊于太清樓而參入他本奇蹟甚多其中有蘭亭帖者是也名曰太清樓帖

高宗聖草天成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萬世壽皇重規疊矩宸畫尤妙兩朝訪遺書多得晉唐舊跡至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摹勒入石名淳熙秘閣續帖置秘書省寶慶火災其石不存

汝帖乃王象輔道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後有汝州印爲王伯思所掇擊不值一文今會稽又以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其實汝之靡耳

宋宣獻公刻賜書堂帖于山陽金鄉首載古鐘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詮釋未精今石不存

金經玉玉 卷之十七 六
胡龍學世將刻豫章法書種種精妙今已重摹後有小隸
書范忠宣公戒子弟書是初本許損舉開刻二王帖于臨
江摹勒極精然少詮釋廬江李氏甲秀堂帖前有王顏書
多世所未見但繼以本朝名公書頗多大抵今人書自當
作一等耳曹尚書彥約刻星鳳樓帖于南康軍雖以衆刻
重摹而精美不苟並無今人書韓郡王侁胃刻羣玉堂帖
所載前代遺迹多有未見者後亦多今朝人書韓敗後入
秘書省

蘭亭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珣作帥別刻石易去于原石
鐫損天流帶石四字以惑人然原本亦自可辨鐫損四
字一也管弦之盛字上下損處若八字小龜形二也是日
也觀宇宙一行之間界行最肥而直界伸脚十字下出橫
闌外三也管弦之盛盛字刀銛利如鈞四也痛字改筆處
不模糊五也興感之由由字類申字列序之列其豎如鐵
針此其大略也然定武又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
爲定武無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真定武本重摹亦鐫
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辨如聚訟然瘦本風
韻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今不存宣和間就薛珣
家宣取入禁中龕于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
送此石至維揚寇犯維揚不知所之或云金人以毡裘裹

之車載而去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跡摹勒獨樂毅論就石書丹其石在高學士紳家已殘缺至海字後轉屬趙立之處今重摹者後猶有趙立之印予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原本于一士大夫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缺而清勁適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希世之寶也

元常力命帖惟此本與潭州本佳他無足取

顏碑在南方者尚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柱記舊本下祿寺妙喜寺西林題名皆絕品也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溫彥

博墓誌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二字帖化度字碑丹州刺史碑並在北方會稽高續古家有重摹字碑咄咄逼真

鴈塔題名帖有北本有彭州本然北本爲上彭本頗失真徐騎省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愧古人今已重摹失真余遡瀟湘歷衡潭永金道五郡並無古刻惟道州有漢綏蠻校尉熊君之碑若語漢中興頌乃唐中世所立爾亦已乏石工人每因舊跡加洗刻以爲衣食業故愈失真

余嘗見南岳一僧云衡山多奉漢以來碑在林莽蔽翳間

寺僧懼爲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敢遷至屋下故愈爲
霜露剝蝕良可歎也

山陰僧僞作王大令保母墓誌佞胄以千緡市其石子疑
其贗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
志語則僧果僞作也

古畫辨

古人遠矣曹弗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况顧
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准若遠
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
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翎則徐熙黃

荃崔白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范厲二道士仙佛
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猫犬則何尊師周照得此數家已
爲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真蹟者價已千金矣何必遠
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哉

李營邱作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陰翳亦自成陰
軒窓閒雅悠然遠眺道路窈窕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
折分曉凝坐視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神變百狀予嘗見
一二幅每對之不啻身在千巖萬壑中也

范寬山水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寒
林秀木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趙昌折枝甚工花則含烟帶雨笑臉迎風采則賦形奪真莫辨真偽設色如新年遠不退王友乃昌之上足傳采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繼友之後者惟長沙吳澤也徐熙乃南唐處士腹飽經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鳧自得天趣黃荃則孟蜀之畫師目閱富貴所作多綺園花錦真似粉堆而不作圈線孔雀鸚鵡艷麗之禽動止大有生意崔白多用古格作花鳥必先作圈線勁利如鐵絲填以衆采逼真所作葫蘆竦然風生頰之所作玉虛殿上屏面流落人間徽宗已艱得之

韓幹與李杜同時所作馬世間見一二長幅上作街道欄杆不作馬權并無他物象其神駿不可名狀

伯時惟作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蹟凡有筆跡重濁者皆僞作其于人物面相尤妙

厲歸真范不泯皆異人厲多作寒林而牛則遠觀如活近視有未工處范多作楊柳筆頗嫩而牛亦不及厲然二家近世已無

孫太古蜀人多用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伯時下然衣褶宛轉曲折過于李

石恪亦蜀人其畫鬼神竒怪筆鋒勁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又能以水墨作蝙蝠小禽之屬筆畫輕盈曲盡其妙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周照則熙寧畫院祇能作猫犬何則
有士人氣周則有工人態度然生動自然二家皆有不可
及處

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于米
氏父子非古制也

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粗緯細有背面
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爲之然止是生搗令絹褊不得筆非
如今煮煉如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縲僞
作者則否或用絹包硬物椎成破處然絹本堅不易辨
古畫色黑或淡墨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僞

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無塵暗此可辨也

古畫軸多作簪頂軸小而重今人所用多如蔗段大而古
人用枣木降真或烏木象牙他木不用也

米南宮多游江湖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不能
作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摹倣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戲不專
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爲畫紙不用膠
礬不肯于絹上作一筆今所見米畫或用絹者皆後人僞
作米氏父子不如此

臨江楊無咎補之學歐陽率更楷書殆能逼真以其筆畫
勁利故以之作梅下筆便勝花光仲仁補之嘗遊臨江城

一娼館作折枝梅于梁上矮屋至今往來士大夫多往觀之以之壯門戶端平間爲偷兒竊去其後車馬頓稀今江西人得補之一幅梅價不下百千疋又詩筆清新無一點俗氣惜其生不遇蘇黃諸公今人止以作梅目之竟無品題之者

郭忠恕石恪厲歸真范不泯輩皆異人人家多設絹素筆硯以伺其來而求畫然成必碎之間有得之者李營邱范寬皆士大夫遇其適興則留數筆豈能有對哉今人或以孤軸爲嫌不足與之言畫矣

擇畫之名筆一室止可三四軸觀玩三五日別易名筆則諸軸皆見風日決不蒸濕又逐次挂之則不令惹塵埃時易一、二家則看之不厭然須謹厚子弟或使人加意卷舒出納之日用馬尾絲拂輕拂畫面切不可用櫻拂室中切不可焚沉香降香腦子有油多烟之香止宜蓬萊甲煎窰牖必油紙糊戶口常垂簾畫必須設一小案以護之案上勿設障畫之物止宜香爐琴研極暑則室中必蒸熱不宜挂壁太寒則于室中漸著小火然使如二月天氣候掛之不妨遇夜必入匣恐其污損

畫不脫落不宜數裝褙一裝褙一失精神此決然者墨跡法帖亦然

古畫絹脆以手指文皆能破損一壞則不可復救又有酒
餘汚染食後膩油此皆大戒切須片紙先寫此帖粘窓間
以呈客方可引客入觀然又有以此獲罪于貴客者有之
所以人家有法書名畫止可時以自娛若以奇品自衒誠
賈禍之媒切宜謹之墨跡法帖亦然若古鐘鼎尤脆爛手
觸之則靡潰米元章之言如此

人物顧盼言語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真山水
林泉清潤幽曠屋廬橋灣高大相稱山脚往來清明水源
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然亦定爲妙手
人物如裝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水

林泉模糊遮掩屋廬高大不稱橋灣強作斷形山脚不清
楚水源無來歷此數病皆謬筆也

郭熙畫于角上有小熙字印趙大年永年則有大年某年
筆記永年某年筆記蕭照以姓名作石鼓文書崔順之書
姓名于葉下易元吉書石間王晉卿家藏則有寶繪堂方
寸印米元章有米氏翰墨米氏審定真跡等印或用圓印
作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內
合同印陳簡齋則有無住道人印記蘇武功家則有許國
後裔蘇耆國老等印東坡則用一寸長印文曰趙郡蘇軾
圖籍吳傳朋則曰延州吳說袖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猫則鼠皆遠避
宮洞于雲州長興成山等寺羅漢壁上作獨鶴能走而復
歸吳道子作出水小龍在姑蘇達官家舒之則雲霞生信
州懷玉山有畫羅漢郡中旱迎請祈雨常有一二身飛還
寺中宋復古作瀟湘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人以洞庭秋
月目之今畫人先命名非士夫也

近世畫手絕無南渡初尚有趙千里蕭照李唐李廸李安
忠栗起吳澤數手今名畫工絕惟寫形狀惜無精神

今人皆目畫爲賤者之事人不屑爲殊不知胸中有萬卷
書目飽前代竒迹又車轍馬足半天下方可下筆此豈賤

者之事哉

唐盧楞伽筆世人罕見予于道州見所作羅漢十六衣紋
真如鐵線惟崔白作圈線頗得緒餘處至伯時萬不及也
畫無筆跡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正如善書者藏筆
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乎執筆沉着痛快人
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知名畫無筆迹之說 古人如孫
太古今人如米元章善書必能畫善畫必能書其實一事
耳

人物鬼神生動之物全在睛活則有生意宣和畫院工人
或有以生漆點睛然非要訣要須先圈定目睛填以滕黃

夾墨于滕黃中以佳墨濃加一點作腫子然須要參差不齊方成腫子又不可塊然此妙法也

臨畫者謂以原本置案上于傍設絹素像其筆而作之畫工決不能如此則以絹加畫摹臨之墨稍濃則透汚原本頓失精神若以名畫臨摹謂是棄也就人借而不還尤非明鑒者也米元章就人借名畫輒摹本以還而取其原本人莫能辨此人決非賞鑒之精者

唐小李將軍始作金碧山水後王晉卿趙大年近日趙千里皆爲之大抵山水初無金碧水墨之分要在心匠布置如何耳若多用金碧縱極輝煌炫眼而略無風韻何

取乎爾水墨之爲病亦然

畫忌如印道子作衣紋或揮霍布置如蓴菜條正避此病耳由是知李伯時孫太古專作游絲猶未盡善李伯時有逸筆孫太古則相去實天淵矣

洞天清錄

鐵網珊瑚卷之十七終

藏用

卷之十七

七

